

星期天夜光杯

出生于 1917 年的李济生，已近 103 岁了。他是巴金最小的弟弟，也是巴金亲朋好友中年岁最大的在世者。前时，我去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探望他，精神还不错。大女儿李国樑陪在病房，与我讲述老父亲入院后的一些情况。当然，健康状况与几年前不能比了。那时，我每次到他打浦路的家中，听他聊天，谈得最多、最动情的话题是巴金。如今病中的他，虽不能与人交流，却常常拿着他新出版的《炽热的心——怀巴金》，摩娑着翻动着，内心荡漾着对巴金的无限深情。

1 豪门幼子

李济生与巴金，出生在四川成都同一个封建大家庭里。李府北门街口的“双眼井”，闻名方圆十里，至今已成保护起来的文物了。父亲李道河一生结过二次婚，结发妻生有四男五女，续弦邓景遽，生有一女一男，李济生就是家中最后一个男儿。那时，家中人丁兴旺，人来客往。从祖父起老老小小加上佣人，有百十号人。每逢过年过节，更是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甚至把名角请来在院内大唱堂会戏！

李济生前面有六个姐姐，可惜四个早逝，李济生见过的三姐李琼如，出嫁后的悲惨遭遇，被巴金写进了小说。与李济生同母所生六姐李瑞珏，是巴金最疼爱的小妹，解放初在巴金创办的平明出版社做财务，后在文艺出版社、辞书出版社工作，一直与巴金家人生活在一起，终生未婚，1995 年病逝。大哥李尧枚聪明能干，放弃赴德留学深造机会，早早挑起家庭重担。却因家道中落服药自尽。李济生曾写过纪念文章《我记忆中的大哥》。二哥李尧林燕京大学高材生，后任教南开中学，黄裳、黄宗江都出自其门下。也因体弱多病，抗战胜利后不久病逝上海。三哥李芾甘即著名作家巴金。四哥李采臣是平明出版社经理，巴金的得力助手。上世纪 50 年代代配宁夏，后从事新闻出版工作，任自治区民进副主委、政协常委。以 94 岁高龄，终老于工作生活了六十余年的宁夏银川市。

李济生原名李尧集，号济生，笔名纪申。他四岁即由母亲开蒙识字，六岁进私塾，后进新式学校读高小、初中和高中。在学校里与爱好文学的同学，共读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等名家作品。虽然同学们都知道他是巴金弟弟，但他从不张扬炫耀，怕有趋附之嫌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他早早报考“铁饭碗”的邮政局。三个月不到，他厌其工作单调，瞒着家人辞职，与同学一起去昆明进入西南联大读书。困难的家境无法维持他的学业，不久即考入四川一家银行，从三等行员做起，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


■ 李济生近影

2 投身出版

1935 年，吴朗西和伍禅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，敦请正旅居日本的巴金早日回国，全面主持编务工作。巴金即刻回沪，开始担任不领工资的总编辑一职。1942 年成都成立出版社分处，找不到合适人来主管业务，巴金请李济生出任分处经理，济生临危受命，不负信任，挑起了这副重担。辞去工作了三年的银行职位，济生全身心投身到出版行业，把该处的业务做得颇有起色。他的工作让总处刮目相看，遂作出新的决定，让他去广西，担任该社新成立的桂林分处经理。不料，第二年八月湘桂战事再起，达官富商抢先逃难，一时桂林大乱，交通为之全部中断。出版社除部分纸型外，住房及办公用品等悉数毁于大火，损失惨重。李济生随总处逃难回四川重庆，任职总处会计。

抗战胜利后，巴金率部分出版社人员先回出版重镇上海，请李济生留守重庆。李济生果然不辱使命，按照巴金的要求，妥善处理好重庆分处的各项事宜，坚持到重庆解放，配合总处结束分处的相关业务。1950 年李济生回到上海，任职

总处业务专员。此时，文化生活出版社已是困难重重，举步维艰。在李济生觉得无所事事之际，得到平明出版社的热忱邀请，担任其社外编辑，为平明出版社编稿校稿，恪尽职守。1954 年，他随文化生活出版社“公私合营”，进入文艺出版社（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），任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。在这个岗位上，他默默无闻、敬业勤勉达半个多世纪，“竭尽薄力把名家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，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，书名累累无法一一列举。却因之结识了不少作家、译者、读者，得到他们的嘉许，这就是给我的最高奖励了”。他编辑了十卷本《张天翼文集》，七卷本《沙汀文集》，老作家生前都十分满意。接着又编选五十多万字的《巴金六十年文选》，荣获全国图书“金钥匙”大奖。1986 年李济生被评为编审，正式退休。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因编辑成就突出，被批准为上海文史馆馆员。他说：“我一生主要是做编辑工作，为他人做嫁衣裳，虽然生活清苦一些，却乐在其中，安之若素，这都是受了巴金的影响。”

李济生——一生紧随巴金的百岁老人

◆ 韦泱

3

勤于著译

平时，外界知道的李济生身份，常常是“巴金的弟弟”，或者是文艺编辑。其实，他很早就是一位文学作者和翻译家。虽说李家为豪门贵族，但还是书香门第，家里藏书无数，应有尽有。巴金曾回忆道，“曾祖和祖父都刻有诗集问世”，曾祖有《醉墨山房诗话》，祖父有《李氏诗词四种》（二卷）付梓。受这种文化环境的影响，李济生从小喜爱文学，读高中时，就写过评论曹禺名著《雷雨》的文章，刊在《华西日报》副刊上，占了半个版面。在银行工作期间，受人之托，为刊物译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。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时，写过对话剧《家》《秋》及进步电影的评论，刊发在《商务日报》聂绀弩主编的副刊上。可惜这些文章用的都是各种笔名，至今无一存留。

解放初期，李济生在完成平明出版社的编书任务后，利用点滴业余时间，勤奋投入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。作品有译自牛津版的英语原版书，如托尔斯泰《两个骠骑兵》《一个地主的早晨》。也有译自英文版的《苏联文学》杂志，如短篇小说《雷特海鸟小说集》，中篇小说《远征队》。尤其是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巴库油田》，是苏联作家密·古谢因所著的一部重要作品，曾获得一九四九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。原文为阿捷尔拜疆文，李济生根据一九五〇年二月号《苏联文学》的英文译出。后来他又买到该书的俄文版，仔细校对后，发觉俄文版的章节比英文版的章节多出许多内容，他就不厌其烦地一一补译出缺漏处，使译本更臻完善。他专门在《译后记》中加以说明，给读者以更好的阅读体验。李济生翻译的作品当年均由平明出版社出版，后来又在新文艺出版社重版印行。由于工作过忙，也由于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，李济生俄语文学的翻译工作没法持续下去了。



4

情系巴金

退休后的李济生，有了更为充裕的时间，而他却把全部精力和宝贵光阴，都用于编巴金的书，率先编辑出版了巴金的专集《没有神》《巴金书话》《巴金七十年文选》等。此时，他与巴金有了更多更近的相处。他陪巴金到杭州西湖休养，陪巴金回首往事畅谈创作，也陪前来看望巴金的朋友们一起聊天。他还担任电视连续剧《家·春·秋》的文学顾问，带剧组去四川体验生活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对李济生来说，他对巴金有最为深切的了解和体悟。他开始谈巴金，写巴金，笔耕不辍，

将一生中接触到的巴金，倾注在涓涓不断的笔墨中。他以纪申为笔名，在报纸、杂志上撰写了大量反映巴金思想、生活、创作的文章，情真意切地回忆关于巴金的往事，如《巴金与孩子》《巴金与川戏》《巴金的情与趣》《病中巴金》等，还先后出版了《记巴金及其他》《一个纯洁的灵魂》等回忆性文集，使国内外读者通过这些形象生动、史料丰富、感情真挚的文字，获得巴金更多鲜为人知的信息。

每次与李老聊天，听他以一口正宗的川语谈论巴兄（他总是这样称呼巴

金），语速之快，我都插不上嘴。那时他身板硬朗，声若洪钟，显出他十足的底气与旺盛的精力，敏捷的思路及待人的热情。而每次收到他寄来的信札，那一手洒脱、灵动的小楷，都体现老辈文人的风范。

今年，是巴金先生诞辰 115 周年。李济生虽然无法用笔写巴金，无法用言语谈巴金了，但我知道，他对巴金的热爱，浓浓的兄弟之情，都深埋在他的心底，那么醇厚，那么炽烈。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■ 巴金(前右)、丁景唐(前左)、李济生(后排左一)、丘峰(后排左二)